

游走在城市边缘^{*}

——简论当下“农民工”题材小说

樊 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文坛上随之兴起一股“打工文学”热潮。这类“农民工”主题小说集中地反映了进城农民的物质与精神双重生活,他们向往城市文明。同时,作为城市边缘一族,他们又与城市存在着种种格格不入的尴尬。在承受着生存与心理的巨大压力下,回归乡土田园最终成为广大农民工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农民工;边缘人;辛酸;归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6)02-0055-04

在中国,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之间,横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城乡人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造成了鲜明的城乡二元对立态势。1978年以来,发轫于农村随后扩展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结构分化^[1]。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城市对务工人员需求量的增大,通往城市的大门被打开了,大量的农民走出了田园,涌向了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伴随着这一现象的愈演愈烈,“农民工”一词也就应运而生了。

“农民工”,即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具有农民与工人的双重身份,在未进入城市之前,他们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遥远而又可望不可及的。而一旦有机会进入城市,接触到种种繁华炫目的景致,农民们很快便会意识到,城市是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闪烁的霓虹灯,衣着光鲜的人群……一切的一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诱惑着他们,召唤着他们。在大多数农民看来,“‘大地母亲’一类念头与他们无缘。……土地之于农民,更是物质性的,其间关系也更功利性,他们因而或许并不像知识者想象的那样不能离土;……”^[2]当商业大潮一轮轮地冲击着古老的乡村时,农民们怀揣着五

彩的城市梦,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祖祖辈辈坚守的乡土,来到城市,开始了漫漫的打工之旅。

农民进城务工的最初动机,是源于乡村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他们期冀能在城市扎下根来,和城里人一样,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生活得优越惬意,再也不用回到乡下,继续土里刨食地过日子。在夏天敏的小说“接吻长安街”中,主人公“我”便是这样一个企图逃离乡土的农民典型。文中“我”有这样的心理独白:“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不要说北京是世界有数的大都市,就是我所在的云南富源这个小县城我也非常热爱。”^[3]作为从偏远农村来到北京的一个普通打工仔,“我”渴望融入城市,厌倦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搬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3]而在“我”看来,若想摆脱这种生活,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按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最终“我”所能

• 收稿日期:2006-02-28

作者简介:樊 蓉(1983-),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想到的,独特而又能验证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便是与自己的乡村女友,在川流不息的长安街心接吻。作出这一举动,对一个农民工来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源于对城市的热爱及极度渴望身份的被认同,使得“我”迫切的要求完成这一举动,以此来确认,“我”和女友可以和城市中其他恋人一样生活,“我”已真正成为这个城市中的一员了。通过长安街接吻的方式,“我”要获取的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被肯定,被城市所接纳,而不再是游离在城市文明之外,精神无所归依,随时都会被迫重返家乡的普通民工。

而刘庆邦《到城里去》的女主人公宋家银,对城市身份的向往更是到了着了魔的地步。她逼着丈夫杨成方一次次地进城找事做,在她看来,只要在城里做事,就象征着成为城市人了,为此,她不惜将丈夫撵到郑州捡垃圾,并将此作为在村里炫耀的资本,最终,在一系列的打击后,宋家银终于明白:“城市是城里人的,你去城里打工,不管你受多少苦,出多大力,也不管你在城里干多少年,城市也不承认你,不接纳你。除非你当了官,调到城里去了,或者上了大学,分配到城里去了,在城里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有了房子,再有了老婆孩子,你才真正算是一个城里人了。”^[4]为此,她又在儿子身上费尽心思,期盼着儿子有一天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从宋家银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城市身份对农民的强烈的刺激与吸引。

同类作品中,从早期八十年代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到当下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孙惠芬《歇马山庄》走出的一系列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是向往城市、渴望亲近城市的一族。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强烈迷恋和对城市文明的深刻认同,使得农民工们把“成为城里人”定为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期冀能通过自己的打拼和奋斗,最终在城市扎下根来。

二

在初次踏入城市的农民工看来,城市生活无疑是光彩炫目的,然而,对于大多数底层打工者来说,它却是近若咫尺却遥隔千里的海市蜃楼。通过城市的道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5]

项小米的《二》中的小保姆小白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踏入律师聂凯旋的家庭,她的城市梦,在“这栋二百平米的复式跃层,这个有着沙拉

娜大理石地面,有着钢琴、电脑、等离子电视的城里人的家”^[6]里,在与主人一起度假的三亚亚龙湾的凯莱大酒店里,一遍遍得以强化,升华。她幻想着通过与聂凯旋偶然的一次一夜情,取代女主人单自雪的位置,从此彻底改写自己的命运,“永远逃离没有暖气,没有热水的噩梦般的老家,永远不必违心地去和什么狗剩或者国豆搭帮过日子,去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生儿,而是鲤鱼跳龙门一样,从此过上体面的城里人的生活。”^[6]小白的梦想是天真美好的,她对爱情的理解也是坦荡单纯的,然而她不明白,对于她,一个农村出身的打工妹,与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律师是不可能有什么爱情的,在聂凯旋看来,一次一夜情只是单调生活的一剂调味料罢了。精神层面的无法沟通,城乡思维与身份地位的不对等,注定小白的所谓“爱情”必然是个悲剧。她的城市梦,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小白们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落下了无尽的辛酸的泪水。此外,诸如贺晓晴的《花瓣糖果流浪年》、艾伟的《小姐们》、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等等反映女性打工者生活的小说,都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这些女青年为了圆自己的城市梦,所付出的艰辛与经受的磨难。透过她们的不幸命运,我们不难看出农民工在农村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落下的层层隐伤。

而对于那些青壮年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带着梦想,带着身体和精力来到城里,虽说比先前有了更多谋生的机会,但他们从事的,一般都是城里人所不屑的最苦最累的活,拿的却是最微薄的工钱。残雪的《民工团》中就真实地展露了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繁重与残酷:凌晨三点过五分就起床背二百多斤的水泥包;民工掉进石灰池就回家等死;掉下脚手架就当场毙命……在这里,人的生命已经轻贱到了何等地步!然而,生存决定农民工除了靠出卖劳力来换取微不足道的收入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我要养活老婆孩子,如果不外出赚钱,在家乡就只能常年过一种半饥不饱的生活。”^[7]在类似机器人一般的超负荷劳作下,工地上出现了种种怪异的现象:“建筑队里流行着一种告密的风气,”^[7]因为通过告密可以换取轻松一点的活儿;“我”受了伤却被其他的民工羡慕,他们嚷嚷着“‘巴不得成废人’、‘巴不得晕过去’,那样就可以躺下了,那是多么好的事啊”^[7]。在劳累、疲倦、困顿面前,休息成了至高无上的奢求。而石钟

山《幸福的肾》中,靠卖菜谋生的农民李木根,为了让母亲、老婆和孩子住上新房子,过上好日子,竟将自己一只健康完整的肾卖给了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对方开出十万元的高价。在李木根看来,十万元是新房子,是儿子未来的学费,是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重要筹码,与这相比,一只肾又算得了什么呢?李木根将那张十万元的存折“紧紧地揣在怀里”,“泪水从他眼角溢了出来”^[8]。这是拥有了钱,拥有了新生活的激动之泪,更是农民工面对生活的残酷,无奈屈从的悲戚之泪!在城市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找不到生活门路的李木根们竟然沦落到出卖身体器官的地步,可悲的是他们的心中还充满了侥幸和对买肾者的感激。

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宣告着农民工已不仅仅是身体的被摧残被奴役,更可怕的是与此同时他们的精神已经高度异化,为了生存,他们出卖着劳力,肉体乃至精神,城市非但没有给予与他们的付出对等的东西,相反,却一天天的吞噬着他们单薄的血肉之躯,腐化着他们的意志与灵魂!都市中这群落魄的边缘人,已渐渐成为“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5]这,无疑是最令人痛心的。

三

当农民工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城市的运行过程中,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时,换来的,不是能在城里安家立命的坦然,而是不得不在辛酸与屈辱中挣扎徘徊的尴尬处境,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不曾期望的后果。如尤凤伟《泥鳅》中,以国瑞为代表的一大群民工无一例外地出卖人格尊严,却在滚滚淘金潮中惨遭淘汰。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中远子对他弟弟说过这样的话:“城市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这种乡下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主人,永远也不许进入,永远找不到位置放下自己的脚,城市就是这种地方。”^[9]这段话集中代表了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无从立足,落魄且又无奈的心态。“城市是他者的,民工只是钢筋水泥森

林里的一个‘闯入者’,一个‘陌生的侨寓者’,^[5]这种心态下,农民工开始渴望回归,渴望那块与他们血脉相连的温暖的土地。对于这群繁华都市中的匆匆过客来说,乡村故土才是他们永恒的家园。

阿宁的《灾星》中的农民工福亮就是一个在城市构筑自己乡土田园之梦的典型。他疏离那个充满物质与欲望的城市,在他眼中,家乡才是他最终的归宿。对乡土本能的热爱使他觉得,“乡间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亲切的。土道上散落的马粪,草滩里突然窜出的野兔,都会勾起他的乡情。”^[10]《幸福的肾》中在城市求生存的李木根的最大梦想,也还是“老家的土地上有他的一栋新房,刷着雪白的墙,屋里面住着老娘和小香,以及孩子娃。年底了,过年了,他揣着一叠崭新的钱,硬着腰板回家过年,迎接他的是亲情和幸福。”^[8]这种充满农耕文明色彩的梦想,正是农民工归乡心态的真实写照。此外,张宁《乡村情感》中的张树生与郑麦生,宁肯放弃进城为官的机会而返回故里,也是源于对故土的依恋;焦祖尧《归去》中的主人公吴福,将城乡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后,最终决定放弃在城里开车赚钱的机会,回到轻松宁静的乡村。城市的喧嚣冷漠与乡村的宁静温情形成截然鲜明的对比,这就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只是一种短暂的漂泊,归乡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既定的主题。

擅长农民工题材的作家荆永鸣,把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形象地比作候鸟。候鸟是一种季节性的迁徙动物,它的存在必须以适应周围的环境为前提。进城的农民,无论从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都是与城市这个大环境所不协调或不相容的,他们难以融入这个完全不同于乡村的陌生世界。在乡村社会日益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调整好农民工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解决好进城农民生存及心理诸多方面的困扰,让他们在城市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立足的一方水土,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 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J]. 中国社会科学, 1990, (4): 121 - 124.
- [2] 赵园. 地之子[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86.
- [3] 夏天敏. 接吻长安街[J]. 山花, 2005, (1): 21 - 27.
- [4] 刘庆邦. 到城里去[A]. 2003 中国文学金榜作品[M]. 湖南: 新世界出版社, 2004: 89 - 101.

- [5] 丁帆.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J]. 文学评论, 2005, (4): 33 - 37.
 [6] 项小米. 二的[J]. 人民文学, 2005, (3): 31 - 41.
 [7] 残雪. 民工团[J]. 当代作家评论, 2004, (3): 44 - 65.
 [8] 石钟山. 幸福的肾[J]. 红岩, 2004, (2): 11 - 16.
 [9] 邓一光. 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J]. 小说月报, 2002, (4): 45 - 58.
 [10] 阿宁. 灾星[J]. 时代文学, 2005, (2): 30 - 36.

Comment on the novels of "Peasant worker"

FAN Rong

(Literature College, ANU, Aahui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st few years, as the group of "peasant worker" grows stronger day by day, the trend of "Temporary labourers literary" becomes hot in the literary field. This kind of novels reflect the peasants' daily life in the city. Under the enormous pressure, both livelihood and psychology, the workers always fall into the awkward situation that they can't get along with the city, so they has to return back to the native soil home.

Keywords: peasant workers; edging people; sad; return to village

(上接第 31 页)

- [7] 《二十五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 张涅. 墨子实用主义思想倾向探析[J]. 齐鲁学刊, 1999, (2): 30 - 36.
 [9] 梁启超. 墨子学案[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10] 伍非百. 墨子大义述[M]. 任继愈. 墨子大全. 第二编第 27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28.
 [11] 蒋凡, (韩) 吴定法. 韩柳集中市民意识的文学表现[J]. 中国文学研究, 2001, (3): 24 - 31.
 [12] 杨一民. 兼爱非攻——墨子谋略纵横[M].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7.
 [13] 孙诒让. 墨子间诂·墨子传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403.

The Impact of "Interaction of Confucian and Mo - tse" on Hanyu's Thoughts

XUE Jin - dong

(Huai'an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iangsu Hai'an 223003, China)

Abstract: It's believed that Confucian and Mo - tse came from the same origin, what's more, some of Mo - tse was resulted from Confucian. Mo - tse having tendency to contabescence and dying out, in the feudal age, still had an effect. To define Mo - tse from "popular academy" into the folk from "Interaction of Confucian and Mo - tse" shown in the psychosphere of HanYu, and it still preserved long - term influence.

Keywords: Interaction of Confucian and Mo - tse; HanYu; Mo - tse; Non - Music; Non - War